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批林彪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天才论”

李 汝 祺

(北京大学生物系)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复礼”，而“复礼”的理论纲领，是他的“天才论”。为了更有力地批判他的“克己复礼”，必须揭露、批判他的“天才论”。下面我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个方面进行批判。

一

毛主席教导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林彪为了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多年来就大力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曾经欺骗了一些人。寻根究底，是因为孔丘在两千多年前所鼓吹的“天命观”的流毒，远未肃清。“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孔老二的“天命观”可以用他的门徒两句话概括起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丘的祖先原是宋国的没落贵族，属于殷商奴隶主的后人。他的世界观继承了殷商和西周统治阶级的“天命”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起着两重作用：一方面它宣传“天人合一”，把统治者说成是“君权神授”，是奉天承运来管理人间事物的。另一方面，对被统治者奴隶们来说，则起着麻醉和束缚作用，成为一种精神枷锁。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孔老二的“天命观”之所以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拥护，正是由于它符合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历代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文人和知识界，则通过历史的“编写”和文艺的“创作”，把这个春秋末年主张复古倒退的顽固不化的孔老二，大捧特捧，奉为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的老祖宗。

孔老二确实也把自己吹嘘为“生而知之”的天才和圣人，说什么：“生而知之者上也”，“天生德于予”等等骗人的鬼话。他的徒孙孟轲更加露骨地宣扬先知和天才，说什么：“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的意思是说：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人生成的本性，因而不需要通过学习，也无须接触外界事物，就具有先验的性质。孟轲还说：“天之降才”，把“天”和“才”连到一起，正借以说明它是“天赋”的，不是后天才有的。

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就是从孔孟那里捡起了这些破烂货，作为他反革命的理论纲领“天才论”的根据的。他曾经这样说过：“我认为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天生的问题”，这显然是孔丘“天命观”的翻版。他又说什么：“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天才去想解决困难的办

法,……只要我们的理智的头脑去想,一定有办法的”,“不能不承认天才”,“先知先觉是有的”。他还说:“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和劳动人民的不一样,有“天壤之别”等等。这与孔老二所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谬论,不是同出一辙吗?

人的智慧和才能,是属于人的自然本质,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是否有阶级性和社会实践性?这个问题,历来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反复斗争的一个问题,也是在哲学上唯物论的反映论同唯心论的先验论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

鲁迅曾给予所谓“天赋的天才”这套谬论以辛辣的讽刺。他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鲁迅的这一批判,尖锐地戳穿了“生而知之”的谎言。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实践论》中就已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后来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光辉著作中,又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这些伟大教导最精辟地、最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时也是对林彪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天才论最有力的批判。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曾经提到过天才,但是,这里所说的天才与孔孟和林彪之流所鼓吹的天才、所说的“天之降才”,是截然不同的,是完全全两回事。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也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阐明了人的认识是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马克思之成为伟大的革命导师,首先在于他亲身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同时也是在批判、继承和吸收了人类的先进思想已经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主义认为,天才不是靠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历史事实证明,是“奴隶们”和革命群众,一旦掌握了正确思想,就会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众志成城”,“人定胜天”。他们以老愚公的战天斗地、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改造了自然,也“换了人间”。解放后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创造出来的数不胜数的丰功伟绩,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事实,象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一次又一次地荡涤着孔孟和林彪之流的“天命观”和“天才论”在人们思想上所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同时也是对这些陈词滥调最彻底的批判。

二

林彪恬不知耻地说他的“脑袋长得好”,是“爹妈给的”,言外之意是这个自称为“天马”的蠢驴在才能和知识上和别人不同,是来自于他的爹妈,即所谓他的祖先的遗传。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祖先”,所说的“遗传”,究竟是指什么?如果说祖先指的是人类的祖先,即从“类人猿”到“原人”之类的祖先,那么人类的大脑,确实有过几度的飞

跃，造成现代人和“原人”在质上的巨大差别。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但是人类一旦完成这个飞跃，起了质的变化，它就已经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了。然后，由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无限的，所以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

就大脑的构造来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变化。神经解剖学的研究证明，作为大脑差别标志之一的重量来说，除病态和畸型外，绝大多数被观察到的差别，平均都在1,200—1,400克之间。当然在一般中总有特殊，总会有个别人远远超出正常变化的幅度，大的大至2,000多克，也有的小于1,000克的。正是在这样的差别上，资产阶级学者们曾对此大作文章，企图说明人的智力的高低，是由脑的大小所决定的。但是事实却揭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有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一个是俄国的屠格涅夫，他的脑重特别大，有2,012克；另一个是法国的安那多里·法朗斯，他的脑重出了名的小，只有1,017克；前者的脑重几乎等于后者的两倍。然而，这两个人同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文艺家和小说家。

关于人脑重量上的差别，确实一度引起了资产阶级科学家们的注意。他们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有一次就对900多人的大脑进行仔细称量。据报道，一个最小的成年女人的脑不到907克，然而，这里最重的具有1,872克的脑，还是一个女人，次重的1,861克是法国解剖学家居维叶，再次的1,807克为英国诗人拜伦，更次的1,783克却是一个疯人。在十九世纪后，人们几乎完全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原因很简单，就是从这里从未发现过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亲身体验到，脑子大些的人并不比脑子小些的聪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有人还会强辞夺理地诡辩说：虽然才能和智慧不能遗传，但获得才能的潜力，是可以遗传的。因此，有一些天真的人，企图从小白鼠的实验中来证明它简单的反射能力，在连续不断训练的情况下，一代复一代地有所增加。这类实验既掺杂着实验者的主观愿望，又附带着他们的阶级偏见，直到目前为止，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况且，这类实验与人类获得才能和智慧的遗传问题，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人的认识和能力，在儿童时期，由于接触事物逐渐增多，认识和理解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很大的发展：一两岁会走路、说话；三岁哇啦哇啦学大人腔，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四、五岁的儿童能从他的亲人和外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中抽出人的概念。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正是在这个发育时期，儿童的家庭环境、社会关系、经济地位、风俗习惯、传统势力，都给予他很深刻的影响。在他的爱憎感情上，已开始表现出阶级烙印。所有这一切是一点也脱离不了人类社会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里所谓“原始”，显然是指出生后婴儿和婴儿之间的差别，而“分工”，是指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以及后天成长中所受的训练和教育的不同。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客观实际。而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把才能、智慧和认识等问题，拖出阶级社会的范畴，归结为自然本质，都是为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都是反科学的胡说，因而也是注定要破产的。

三

林彪所鼓吹的“天才论”是他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体系中一种传统的产物。它在政

治上是反动的,思想上是唯心的,在社会科学方面,只不过是反动的“优生学”的拙劣的变种。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些财阀寡头的御用学者,在研究人类遗传的幌子下,炮制一套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反动学说,这就是英国高尔顿所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优生学”。它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生存斗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搬到社会科学中来,并荒谬无耻地宣扬:白色人种,生下来就比其他民族特别优越,是天生的统治和镇压其他有色民族的“天之骄子”,以此来为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施行霸权政策、推行殖民主义、奴役其他民族,为用暴力统治世界制造理论根据。

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是“超人”哲学的狂热鼓吹者。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也是“优生学”的狂热鼓吹者。他公然宣称日耳曼民族是当代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天生要征服、奴役其他民族的。他用这种谬论来愚弄人民,发动法西斯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百万的无辜人民,以劣等民族的罪名,被残酷屠杀,死于法西斯的集中营中。“优生学”是一个血迹斑斑的“杀人学”。而孔老二的“天命观”和林彪的“天才论”,也都是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欺骗群众,镇压和屠杀无辜人民,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事实上,林彪这个“超级间谍”,打着的是“天才论”的旗帜,干着的正是法西斯的勾当。他的死党吹捧他为“非凡的天才”、“当然的领袖”,还把林家的小法西斯称为“超天才”、“全军之才”。这些不打自招的供状充分表明,在林彪一伙的“天才论”背后,隐藏着他们的处心积虑,妄图推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林家世袭王朝。人们从他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中明显地看出: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如果得逞,那就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党变修,国变色,光明灿烂的新中国又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暗无天日的旧中国,使广大劳动群众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有这些阴谋诡计,只不过是林彪一伙的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这和两千多年前孔老二的“复古从周”、“克己复礼”一样,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徒劳心机。到头来,机关算尽,只落到叛国投敌,在逃亡的途中,折戟沉沙,粉身碎骨,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得到他应得的可耻下场。

在过去,我总认为“优生学”之类的反动谬论,只是为帝国主义民族侵略服务的。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以及和这次对林彪的“天才论”的批判,才使自己进一步认识到“优生学”和它的变种“天才论”的最恶劣的本质。它们都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愚弄、蒙蔽和从精神上毒化人民群众服务的,它的要害就在于为反动统治阶级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制造理论根据。

凡是保守的、没落的阶级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它的种种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说教,如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末期,孔老二的“天命观”、西欧十九世纪“以天生贵人自居”的英国卡莱尔的“宇宙史是伟人传记”说,和德国尼采所鼓吹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以及本世纪反动的社会科学“优生学”,都是一脉相承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胡说。林彪的先验论的“天才论”,只不过是现代社会主义新中国形势下,集过去所有这类陈词滥调的大成,是古今中外为没落阶级服务的破烂货。

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定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林彪的这种“天才论”进行不断深入和彻底的批判,肃清其流毒;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